

丝路花雨

# 我的丝路缘

徐兆寿



翻过乌鞘岭，便是一片开阔地。除南面的祁连山外，其余三面全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地平线。这是我的故乡甘肃凉州。从小就听到村里人说，凉州是天下最好的地方，有肥沃的土地，有水井，不缺吃。我放学时经常跑到很远的地方，想看看天边。远方除了无边的田野和油菜花，便是天上的雄鹰，所以我经常遥望着远方而陷入空茫，陷入惆怅。等到能读书时，便知道凉州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座重镇，在汉唐时代非常繁华，北宋以来逐渐黯淡。

18岁那年，第一次坐上火车，向西而去。在孤寂的无边的远古遗址似的衰草里，我依稀辨认出古丝绸之路的车辙。我第一次登上祁连山，看见大雪山和大雪山上翱翔的雄鹰。我感到高古之风一下吹进了我的胸膛，一片冰凉落在了我的心上。后来，当我失眠时，我便想象那雪山、草原，立刻便能进入宁静。那一次，我接触到了天南海北的同龄人，听到他们谈论理想和远方，突然感到了自己的狭隘，便决定向远方去。

1988年，在一个雨中的秋日，我来到了另一座古丝绸之路上的城市兰州。在这里读书，开始写诗。我遇到了很多已在全国成名的诗人，我向他们请教天下与时势。于是，我便想去更远的地方，去南方。我常常一个人在黄河边漫步，内心遥望着深圳、广州或者上海。

2010年秋天，我终于到上海读博士。我梦想着从此在世界上行走，并且用现代思想影响世人。

2在上海，每个人都要问我，兰州怎么样？敦煌是不是在兰州的边上？甘肃人是怎么生活的？丝绸之路还在吗？面对这些疑问，无数个深夜里，我回望古丝绸之路，看见黄沙、戈壁，荒原成为我对兰州和其以西的一种概括，但与此同时，我也慢慢地看见了昆仑、河源，那些远古的神祇如伏羲、女娲、黄帝、西王母……我还看见那里人影绰绰，牛羊如河，战马嘶鸣，一群人来了，又去了，玉石、彩陶、天马、狮子、丝绸、香料、粮食、僧侣、剑客、诗人、佛像、洋芋、西瓜……也来来往往。

古丝绸之路在我回答上海人之间的暗夜中活了过来，在我的笔下逐渐地生长、丰盈。直到2012年写《鸠摩罗什》和《敦煌之光》时，我就觉得自己的魂魄已经漂泊在这条旧大路上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我相信一定是写作，在我个人的世界里复活了古丝

## 贺兰山下

李青松

贺兰山下。葡萄葡萄——这是一种怎样的植物？能挺立，能倒钩，能攀援，能扭曲，能旋转，能腾窜，能垂挂，能抛掷。葡萄葡萄，该蓬勃昂扬时蓬勃昂扬，该节制内敛时节制内敛。

大漠孤烟，长长的驼队向我们走来。当初，张骞出使西域时是出于什么考虑把种子带回并在这里种植呢？它是如此奇异，如此不合逻辑。它从不与严寒争锋，从不对抗时令的律动。埋土培根，卧荒蓄能，偃息息叶，深藏功名，舒展与隐忍兼备，刚烈与柔情集于一身。

葡萄葡萄。一架一架，一串一串，一粒一粒，青葡萄紫葡萄绿葡萄玛瑙葡萄。是在倾听？是在静观？还是在想着什么心事？葡萄里有贺兰山风的豪迈，有黄河水的野性，有星辰日月的倒影，亦有农人温暖的故事。

葡萄葡萄。当双手和时间创造出那个叫葡萄的美物，当橡木桶用魔法将有变成无，又将无变成有，无尽苍穹之下，葡萄的概念、内涵和边界，以及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和认知便

向南向东流去，在积石山一带渗出，流经中国，这便是黄河。即使如此，司马迁仍然没有把西北纳入到华夏的范畴之中，也不用《山海经》等一类神话传说的材料。《史记》其实也讲过，在尧、舜、禹之时，华夏在西北的地理已到昆仑和葱岭一带，月氏、匈奴等族乃华夏后裔，但为何又将华夏之疆域缩小到渭水以东呢？难道这也是孔子所讲的“吾从周”而形成的历史局限？这就导致我们考古一直停留在中原文明为中心的阶段。这些年的考古慢慢向西挖掘，三星堆终于面世了。人们惊呼它是外来文明，其实在大禹的九州里，它乃梁之地，而西北之雍州一直是个谜。所以我写了《补天：雍州正传》，试图恢复大禹时的天下格局。

也因为这些原因，我曾无数次去甘肃天水的大地湾、伏羲庙、女娲庙和河南、山东一带考察，去甘肃庆阳的午马岭和南佐遗址观看，我开始对孔子的《周易》有了兴趣，继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产生了追问，对中国人的时间、空间、文字的来源进行研究，学习天文学、地理学、冰川学、气候学等，对昆仑、伏羲、黄帝、大禹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《补天：雍州正传》即是对伏羲和大禹的文化有所解读，将伏羲的八卦解释为一套科学体系。我还在不停地往西走，未来想到世界各地去考察，把丝绸之路变成一条传播中华文明的大路。

3

2013年和2014年，我们和上海社科院在上海连续举办了两届“一带一路”的学术讨论会。我们代表的是陆地文明，是丝绸之路经济带，而上海代表的是海洋文明，是海上丝绸之路。我在发言中谈到，从丝绸之路这个陆地文明的交流带出发，可以重新



看世界，可以重新看中国。2014年和2015年间，我们请了全国一些学者来讨论“一带一路”背景下中国影视的发展方向。我认为，丝绸之路是我们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路径，因为它面对的不仅仅是中国自身，而是开放的人类文明。2014年至今，我们举办了若干期“外国青年看中国”活动，把从世界各地来的大学教师和学生与我们的师生组队，让他们来看甘肃，看丝绸之路。当外国青年听到丝绸之路上的那些伟大的故事时，被震撼了，他们用摄像机拍摄了今天仍然存在的一系列非遗文化和历史遗迹，将它们带回自己的国家和地区，被更多的人看到、听到。我想，随着更多目光聚集到丝绸之路，人们会重新看世界看中国。

也是2014年冬天，我接待了从香港来兰州然后去河西走廊游学的30多位师生，他们多来自香港中文大学、城市大学，其中的老师大多从英国剑桥大学、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来。我向他们讲述了河西走廊和丝绸之路的伟大精神和动人故事，也表达了我对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识，我以为，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治疗今天人类发展中诸多痼疾的良方。他们起初听了不以为然。但是，当他们用7天时间走完河西走廊时，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。他们被敦煌与河西走廊的文化征服，赞同我说的观点：敦煌与河西走廊是彰显中国文化自信的地方，不来河西走廊，不去新疆，就不了解真正的中国，就不知道中国之大之广之深。

2017年，我的长篇传记体小说《鸠摩罗什》出版，我被邀请到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复旦大学等全国22所大学去讲丝绸之路与鸠摩罗什，我发现，鸠摩罗什一生所走过的路和他后世所影响的主要地区，与“一带一路”几乎重合，我称其为“一个人的‘一带一路’”。鸠摩罗什是佛教中国化的代表性人物。去年，关于鸠摩罗什的电影在深圳开拍，我在开机仪式上讲到，那时，鸠摩罗什带来的西方文化面对的是中国文化和汉语世界，而今天，重新发现和塑造鸠摩罗什面对的已经是西方文化和多语种世界。鸠摩罗什不再是西方向来中国，而是从中国走向世界。

在我讲述的过程中，我逐渐找到了重新梳理世界史和中国史的方法，也通过《西行悟道》《补天：雍州正传》《斯文凉州》著作和《小说敦煌》短视频以及纪录片《鸠摩罗什》重新讲述中国文化史，乃至世界史。“一带一路”在我心里有了一个学理上的根本性建设，有了一个中国学者的世界图景。

生态世界，对酒性和酒的品质没有积极的影响呢？是的，2500多年前的老子没有见过葡萄，更没有喝过葡萄酒。然而，老子却说，万物负阴抱阳，冲气以为和。从生态角度来说，黄河就是阴，贺兰山就是阳，和就是生态系统的平衡吧。老子又说，万物生于有，而有生于无。这个无是什么？仰首贺兰山，一瞥黄河水，我自己问自己——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一个声音却说——无，就是道。道可道，非常道。

道涵养生态，生态涵养万物，也涵养葡萄酒的品质和境界。

在中国，葡萄版图有三分的话，宁夏占一分。在宁夏，葡萄版图有十分的话，贺兰山下占九分。

葡萄葡萄。当我牵动一片叶子的时候，葡萄藤微微颤抖了一下。一只鸟从葡萄架下飞起，扇动着翅膀，消失在远处贺兰山的山影中。我忽然就悟出一点什么了——葡萄与葡萄酒总是与美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呢。呃，贺兰山下，生长着爱与美，也生长着快乐与幸福。

到捷克懵懵懂懂做生意之后的第三年，我们误打误撞地赚了钱，很快就以公司的名义买下了带有8亩地的一栋乡间别墅。从此，我的农场梦就算正式拉开了序幕。

别墅过户后，想到利用业余时间耕种这几亩地，没有拖拉机的话，靠人力是万万玩不转的。于是我们很快就买下了一台英国产的单缸汽油手扶拖拉机。它让我们的农场一开始就进入了半机械化水平。

买这台拖拉机是配了旋耕机的，因为当时对我们来说，最麻烦的就是翻地和耙地了，它虽然比我的体重还轻一点，但能一次性把翻地和耙地的活都干了，不仅节省工序和时间，而且皮实耐用，维修也比较简便。凭着我早年当学徒时装配铲车和跟着师傅修理各种汽车的底子，有点小问题或者年底换换空气滤清器、机油，清清水火花塞这类活计，完全可以自己搞定。即便是打开发动机盖换换油环、气环，拆开发电机换换碳刷也不成问题。

玩没有电脑控制的小型简易发动机这套本领，早在20年前我在柏各庄军垦农场种水稻那年就用过了。因为我技术“相当不错”，差点被留在后勤的修理所。

朋友听说我买了拖拉机，好奇地过来看热闹，跟我开玩笑说：都说你这家伙很会省钱，弄个这玩意不能挣钱光花钱。大概他太太觉得他这话说得有点重，连忙打岔道：人家不抽烟不喝酒，弄个大玩具解闷儿不挺好吗？

这台手扶拖拉机用了几年后出了难以修复的问题，我们又买一台同样的机器。让旧机器作为新机器的备份，留作今后拆零件用。这两台拖拉机为我们农场的初建阶段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可惜的是，没有放进仓库、放在工棚里的那个“伤员”，在某个月黑风高的晚上，被窃贼当做好货偷走了。

有了农场20年后，我们的农场扩大到了300多亩地，外加一个早年的苏维埃合作社旧址。300多亩大田租给了捷克的合作社，近前连成一片的30亩地显然不能靠手扶拖拉机耕作了。于是我们计划从中国进口一台40匹马力，配备耕地、除草、悬耕、挖掘4个辅具的东方红牌四驱拖拉机。它不仅可以在冬前翻地，春夏悬耕、除草，还可以挖掘树根、渣土、挖沟铺管埋线，移动重达一吨的重物。

这台拖拉机把我们带入了农业机械化的第二个阶段。有了这台多功能的家伙，坐着开车就可以快速完成以前手扶拖拉机很久才能完成的工作。

记得它刚被从集装箱里开出来、进入到被我们租出去的修理车间时，小老板彼得帮忙装配排气管和挂具，多位捷克人都围过来看热闹。彼得敲敲后轮上的挡泥板，调侃道：“这么厚的铁板，用料真实在。”彼得又指着拖拉机的机油、柴油和空气滤清器说，看看人家的设计，常常需要更换滤芯的这些器件的位置，都设计在方便操作的位置，比我们的ZETOR（捷克产拖拉机）合理也方便多了……

人群中一个身穿皮夹克、一直用不屑的眼神审视这台拖拉机的男人道：“还不都是拷贝我们西方的……”他身边的另一个穿工装的男人反驳道：“以前，中国产品的质量的确让人信不过，但是现在不同了。中国也可以生产好东西了，只要你肯出高价。这台拖拉机的价格只是我们捷克产品的一半还不到。”见皮夹克男人翻白眼不服气却没有反驳，穿工装的男人接着说：“俾斯麦时期，德国也是仿造法国、意大利产品，想靠质次价低产品竞争，结果市场不允许，这才改为注重产品质量的。实际上每个后起的大制造商，几乎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，中国也不例外。毕竟质量不好的产品不会有市场竞争力。这几年，我们国家有好几家农机销售商都在卖中国不同品牌的拖拉机，来自中国的辅助农具就更多了。如果真的质量不好，还不早就关门了？”皮夹克自知理亏，躲到人群后面不再出声。

大家兴致勃勃地跟着彼得开着的拖拉机走出车间，看他加油、刹车、掉头……

这年冬天，仅仅用这台拖拉机开挖和回填的地下动力线壕沟、庭院路基槽所节省的费用，就差不多能有拖拉机一半的价值了。何况还挖了4棵直径超过30公分的大树根，挖了20多平方米盘根错节、人工难以处理的竹林根，还有水塘边四五十棵每年砍了又长、砍了又长的胳膊粗细的杂树——机械化提高了劳动效率，节约了时间和劳力，也给了我们更多战胜劳作之苦的信心。

捷克的乡亲们常常在路过时驻足观看我操弄拖拉机，见我把它包围圈外的土地整平，把院子里的土地耕作得井井有条后，会竖起大拇指说句“愿上帝帮助勤劳的人”，表示赞赏和友好。还有前来打听价格和能不能也帮他买一台的。每到此时，我就会为祖国的产品感到自豪，有一种“翻身”不再受歧视的感觉。

几年前，我作为一家中国印刷模具大厂捷克分厂的投资顾问，与厂里的技术人员去过捷克以及周边的斯洛伐克、奥地利、德国、波兰等地拜访客户，我们经常遇到外国客户对中国产品、中国技术习惯性的不信任，甚至不客气地对待。

如今，产业转型中的中国企业，已经开始越来越重视提高产品的质量，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声誉也随之不断提高。

所谓的新拖拉机早就不新了。近5年来，除了换机油、换滤芯外，哪里都没出毛病。因为注意保养，电池至今都没有换。常年放在室外露天地里外表也没有锈痕。每每听到它发动机那哒哒哒快有力的响声，我就会想起一个当地朋友形容它的年轻、充满活力，这不正像中国近些年来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奋斗面貌么？

最近，我在网上看到国内有了智能和遥控两用的小型履带式拖拉机。它只有90多公分宽，大约1.5长，却有35匹马力。这家伙用电池不用燃料，可以带十几种辅具，能按指令或自主学习作业程序，然后自动作业。看到这些，我不得内心又发痒了，想早日弄一台来。心里的打算是一是进一步减轻我今后的劳动强度，二是想对中国有偏见的中国人看看中国制造业的飞速进步。

我的两台第一代拖拉机用了近20年，这台第二代拖拉机用了还不到5年，未来的第三代拖拉机将会用几年时间更新呢？



## 三代拖拉机

老木（捷克）